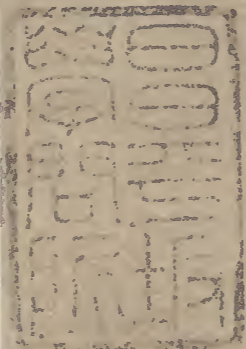


元豐類稿

九之十

論傳

				漢書門類
		一七二七號		
	一三函			
	一二架			
	一七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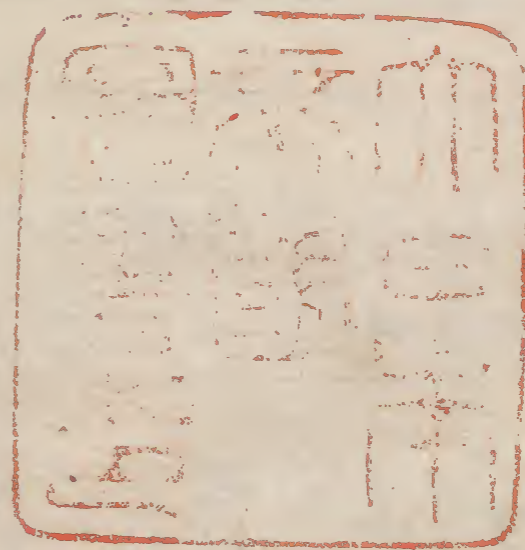


內閣文庫			
三五函		一七二七號	漢書類
一四架	一七册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727
冊數	17 ( 5 )
函號	315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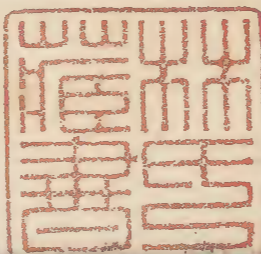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九

淺草文庫

南豐後學邵廉校刊



論

唐論

成康歿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  
盡除前聖數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亡之以歸於  
漢漢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再有天下垂四百年  
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  
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  
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



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  
與隋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餘  
不足議也代隋者唐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  
盛於太宗太宗之爲君也詘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  
下之志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  
能任職以興義任俗以尊本任衆賦役有定制兵農  
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離於末作  
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  
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  
有歸而祿之出不浮材之品不遺而治之體相承其

庶耻日以篤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且治廢  
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粟米之賤斗  
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  
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夫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  
擬之先王未備也禮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  
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  
莫不以爲武而非先王之所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  
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以爲盛而非先王之  
所務也太宗之爲政於天下者得失如此由唐虞之



治五百餘年而有湯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  
 文武之治由文武之治千有餘年而始有太宗之為  
 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  
 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稱極治之時是則  
 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  
 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遇極治之時也非獨民  
 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  
 舜禹之於唐八元八凱之於舜伊尹之於湯太公之  
 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  
 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

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生於是時者  
 之不幸也故述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君者可  
 以考焉士之有志於道而欲仕於上者可以鑒矣

為人後議

禮大宗無子則族人以支子為之後為之後者為所  
 後服斬衰三年而降其父母期禮之所以如此者何  
 也以謂人之所知者近則知親愛其父母而已所知  
 者遠則知有嚴父之義知有嚴父之義則知尊祖知  
 尊祖則知大宗者上以繼祖下以收族不可以絕故  
 有以支子為之後者為之後者以受重於斯人故不



禮記卷之九  
卷之九  
三  
得不以尊服服之以尊服服之而不爲之降已親之服則尤恐未足以所明後者之重也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然後以謂可以明所後者之重而繼祖之道盡此聖人制禮之意也夫所謂收族者記稱與族人合食序以昭穆別以禮義之類是特諸侯別子之大宗而嚴之如此况如禮所稱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者此天子之大宗是爲天地宗廟百神祭祀之主族人萬世之所依歸而可以不明其至尊至重哉故前世人主有以支子繼立而崇其本親加以號位立廟奉祀者皆見非於古今誠由所知者近

不能割棄私愛節之以禮故失所以奉承正統尊無二上之意也若於所後者以尊服服之又爲之降已親之服而於已親號位不敢以非禮有加也廟祀不敢以非禮有奉也則爲至恩大義固已備矣而或謂又當易其父母之名從所後者爲屬是未知考於禮也禮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祖父母父母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此其服爲所後者而非其爲已也爲其父母期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皆降本服一等者此其服爲已而非爲所後者也使於其父母服則爲已名爲所後者是則名與



南豐集 卷九  
實相違服與恩相戾矣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爲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同宗者皆可爲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有以總麻袒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爲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爲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爲服從所後者爲服則於其父母有宜爲大功爲小功爲總麻爲袒免爲無服者矣而聖人制禮皆爲其父母期使足以明所後者重而已非遂以謂當變其親也親非變則名固不得而易矣戴德王肅喪記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一等服齊衰期其服之節居倚廬言語飲食與父

在爲母同其異者不祥不禫雖除服心喪三年故至於今著於服令未之有改也豈有製服之重如此而其名遂可以絕乎又崔凱喪服駁曰本親有自然之恩降一等則足以明所後者爲重無緣廼絕之矣夫未嘗以謂可以絕其親而輒謂可以絕其名是亦惑矣且支子所以後太宗者爲推其嚴父之心以尊祖也顧以尊祖之故而不父其父豈本其恩之所由生而先王教天下之意哉又禮適子不可爲人後者以其傳重也支子可以爲人後者以非傳重也使傳重者後已宗非傳重者後大宗其意可謂即乎人心而



使之兩義俱安也今若使爲人後者以降其父母之服一等而遂變革其名不以爲父母則非使之兩義俱安而不即乎人心莫大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絕尊尊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絕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爲人之後者爲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爲之絕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絕其名者蓋惡其爲二而使之爲一所以使爲人後者之道盡也夫迹其實則有謂之所後有謂之所生制其服則有爲已而非爲所後者有爲所後而非爲已者皆知不可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也

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廼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爲二而欲強使之爲一是亦過矣藉使其名可以強使之爲一而迹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則惡在乎欲絕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以惡其爲二而強使之爲一而能使其屬之踈者相與爲重親之厚者相與爲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爲人後者於其所後非已親也而爲之服斬衰三年爲其祭主是以義引之也於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祭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屬之



疏者相與爲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厚者相與爲輕而爲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爲人後之道盡者在以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爲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此見於經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漢祭義以謂宣帝親謚宜曰悼魏相以謂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後世議者皆以其稱皇立廟爲非至於稱親稱考則未嘗有以爲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爲人後者厚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考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爲皇稱妣爲

后蓋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叙恩所以爲降則知爲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爲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爲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



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私考妣謂之本親  
謂之親者則不可一二數而以爲世父叔父者則不  
特禮未之有載籍以來固未之有也今欲使從所後  
者爲屬而革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  
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  
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國之所以爲貴  
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  
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  
非誤哉或謂爲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則爲兩統  
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

祀是不一於正統懷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  
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立  
廟稱皇考者有異乎曰皇考一名而爲說有三禮曰  
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  
以皇考爲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  
號曰皇考旣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  
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  
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也屈  
原稱朕皇考曰伯庸又晉司馬機爲燕王告禰廟文  
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



爲父歿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歿之通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爲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是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群下以皇考爲父歿之通稱者施於爲人後之義非干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爲父歿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且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

也前世失禮之君崇本親以位號者豈獨失爲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卑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歿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祀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爲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



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確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皆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爲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爲天子其別子世爲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爲諸侯其別子各爲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

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邶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邠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爲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虞夏商周禘郊祖宗遠或至於數十世之上亦皆未嘗以服爲斷也其推而上之報本於祖宗至不可爲數推而下之廣骨肉之



恩至於無窮蓋其積厚者其流澤遠有天下之功者受天下之報其理勢次序固然也是豈可拘於常見議於錙銖之內乎故服盡而戚單者所以節人之常情而爲大宗小宗之數安可以論帝者之功德而爲廣親親之法乎昔武王克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唐虞之後下車而封夏商之後其在異代尚特顯之其急如此况受重於祖宗推原功德之所自出其可以天下之大而儉於骨肉之恩以不滿足海內之望乎孟子曰仁人之於兄弟也親愛之而已矣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

故有土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欒郤胥原狐續慶伯陪臣之族耳其降在阜隸叔何亦以爲晉國之憂况於帝者之功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而貴之愛而富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費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



中以節之而已矣顧令袒免以外毋與官衣食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禮也以世莫能辨故作公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荅問者荀子之語教人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噴傲非也君子如響故禮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者爾世之挾書而講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廼不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

古之教世子之法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傳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不為也况於師者何為也哉正已而使觀之者化爾故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况得而臣之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忘人之勢而唐虞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忘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中者官以侍為名則其任固可知矣廼自以謂吾師道也宜坐而講



南豐集 卷九  
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必如是然後合於古之所謂  
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而行之謂  
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為尊師之  
道也且禮於朝王及群臣皆立無獨坐者於燕皆坐  
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禮也昔晉平公之  
於亥唐坐云則坐曾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  
云者蓋師之所以命學者未果有師道者顧僕僕然  
以坐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  
解其惑

### 救災議

河北地震水災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乏食主上  
憂憫下緩刑之令遣拊循之使恩甚厚也然百姓患  
於暴露非錢不可以立屋廬患於乏食非粟不可以  
飽二者不易之理也非得此二者雖主上憂勞於上  
使者旁午於下無以救其患塞其求也有司建言請  
發倉廩與之粟壯者人日二升劣者人日一升主上  
不旋日而許之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  
行之法非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  
地震水災所毀敗者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遭非常  
之變者亦必有非常之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暴



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相率日待二升之廩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為是農不復得脩其畝商不復得治其貨賄土不復得利其器用閒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待升合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直以餓殍之養養之而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何以贍其後又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凡十月一

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及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通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徧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辦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真偽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又群而處之氣又蒸薄必生疾癘此皆必至之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旦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將安取哉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



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謂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蔽蓋流亡者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失戰鬪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不可謂無患者也空近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未慮而患之尤甚者也何則失戰鬪之民異時有警邊戍不可以不增爾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糴不可以不貴矣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聊之計有窺倉庫

盜一囊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烏駭鼠竄竊弄鋤挺於草茅之中以扞游徼之吏强者既囂而動則弱者必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一二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况夫外有夷狄之可慮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防之於未然銷之於未萌也然則爲今之策下方紙之詔賜之以錢五十萬貫貸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今被災之州爲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貲平日未及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畝商得治其貨賄工



南豐文集 卷六 十五  
得利其器用閒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一升之廩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爲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爲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爲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兩月之費爲粟一百萬石况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貫而已此可謂深思遠慮爲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弊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頽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衆物之尚可賴者皆得以不失况於全牛

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得暇乎他爲雖驅之不去誘之不爲盜矣夫饑歲聚餓殍之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間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戴土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間國家措置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



南豐文集 卷九  
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就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囂聲豈不通變於可爲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衆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抱鼓之警則雖欲爲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取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餓殍而國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又曰不

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畜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唐水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爲公家之費而已凡以爲民也雖倉無餘粟庫無餘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况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夫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爪宜及膚割髮宜及體先王之於救災髮膚尚無所愛况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凡三十七灾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



獨足以利農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爲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葬香藥之類佐其虛估不過捐茶葬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葬香藥之類與百姓之命孰爲可惜不待議而可知者也夫費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葬香藥之類爲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爲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攣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時事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九

元豐類藁卷第十

南豐後學邵康校刊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廼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協順其所居居謂所以安者也而



我不知其常理所次序箕子廼言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及禹繼而起天廼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為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墮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稱禹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廼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易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為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衆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為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為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為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為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亦可謂惑矣五行五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日五行其在人為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必協天時



南豐文集 卷之二  
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則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又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絕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必考己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庶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己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諸心而見諸外故五事

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人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又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嚮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爲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



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醜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  
也潤下炎上者言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  
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是稼穡而不及其他  
者於是稼穡亦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  
者莫大乎於是稼穡也夫潤下炎上言其所性之成  
於天者然水導之則行渚之則聚火燃之則熾宿之  
則壯則其所化亦未嘗不因之於人也或曲直之或  
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然可以曲  
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

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  
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  
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  
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 稼穡而  
已者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醜炎上所以  
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  
者凡爲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  
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爲要言也  
虞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  
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



曰聽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彌外彌近者彌內此其所以爲次序也五者思所以爲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哲然後能謀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聖者

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筭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何也蓋人有自誠明者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堯舜湯武之德其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終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



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筭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明作哲聽作聰聰作謀者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察於閭巷之間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阼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又以作聰明爲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能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

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諸侯百官則詢于四岳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能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視聽而因人之視聽以爲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君道獨然也不自任其聰明而因之於人者固天道也故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又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舜於聰明下盡人上參天斯其所以爲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豈有欺舜



者執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反復相  
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  
若天下之体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立於無蔽  
之地者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  
故蔽明塞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  
又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則言之要為可從而已也言為可  
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  
其如此故其戒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  
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夙夜出納朕命

惟允言之不可違如此貌曰恭恭作肅者孟子曰今  
夫蹶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  
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  
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  
儀之則所以定命也故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聽  
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稱仁者亦曰威儀棣棣  
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養其聰明而  
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  
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  
政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曰賓曰師



曰食曰貨曰祀曰賓曰師稱其事者達乎下也曰司空曰司徒曰司寇稱其官者任乎上也人道莫急於養生莫大於事死莫重於安土故曰食曰貨曰祀曰司空孟子以使民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始此四者所以不得不先也使民足於養生送死之具然後教之教之不率然後刑之故曰司徒曰司寇此彝倫之序也其教之也固又有叙可得而考者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始於知至意誠心正然後身脩身脩然後國家天下治以是爲大學之道百王莫不同然而見於經者莫詳於堯蓋欽明文思堯之得於心者

也克明俊德有諸心故能求諸身也以親九族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姓昭明有諸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修此堯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此堯之所以覺斯民非強之於耳目也夫然故堯之治何爲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之化也然以是爲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



之具也使之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爲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爲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効之未有上之所無下得而効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者舜爲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及舜之時舜之導民者固有素矣然水害之後其命契爲司徒則猶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敬敷五教在寬蓋憂民之不親而念其不順上之化命之以謹布其教而終戒之以在寬豈

迫就之也哉其上下之際導民者如此此先王之教也爲之命令爲之典章爲之官守以致於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覺之也教者所以導之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導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况於率之無可言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是其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湏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教化如此其詳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



刑加之以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青也過也非終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也必察焉非青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有所不足其教之有所不至則必責已而恕人故湯誥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如是故以民之罪為自我致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必察焉其養之無所不足教之無所不至不若我政之人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有罪非青也

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教之而猶不典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衆之所弃而天之所討也然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于三者也故有雖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殺用刑如此其詳且慎故先王之刑刑也其養民之具教民之方不如先王之詳且盡未有可也昔唐虞之際相繼百年天下之人四罪而已及至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而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





賓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征不庭伐不悛也八政之所先後如此所謂彝倫之叙也不然則彝倫之斁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正時然後萬事得其叙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期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允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衆民而惟時厥衆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允厥衆民無有以淫爲朋人無有以比爲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允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烝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



其中不中其不協于中不懼于咎若狂也肆矜也廉  
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  
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  
中也有猷有爲有守而不懼于咎者民之有志而無  
惡者也不協于極者不能無所過而已教之則其從  
可知也如是而汝則與之以福富之以祿貴之以位  
所以示天下之人而使之勸也如此則是人斯其惟  
大之中矣夫剛不中者至於虐斃獨柔不中者至  
於畏高明今也惟大之中故剛無虐斃獨柔無畏高  
明所謂剛而無虐柔而立也蓋剛至於虐斃獨則六

極惡之事也柔至於畏高明則六極弱之事也惟皇六  
極則五福攸好德之事所以言之者不同至其可以  
推而明之也則猶一言而已也洪範於皇極於三德  
於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  
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變之  
教胄子臯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  
易乎此而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  
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爲者進  
其行而不已則久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  
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



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凡正人之道既富之  
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必始於汝家使無所好于汝  
家則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能正家以率之則陷  
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爲咎  
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  
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  
曰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者明教之必本於富行之必始於家其先後次

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  
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  
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何  
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者無過與不及無偏也無不  
平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  
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者作好作惡  
偏於已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已之所好  
惡無作好作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  
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  
存於已者無偏則施於人者無黨無偏無黨也其爲



道也廣大而不狹吝王道蕩蕩也無黨無偏王道平  
平者施於人者無黨則存於己者無偏無黨無偏也  
其爲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  
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爲道也所止者不邪所由  
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爲王之義爲王之道  
爲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如是而可也會于有  
極者來而赴乎中也歸于有極者往而反于中也由  
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  
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遺近  
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通道也來者之所赴歸  
者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彌廣  
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  
此而國家天下可爲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  
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舜之  
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湯之執中立賢無方能推其  
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無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  
莫無由徑無狹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  
右在右而不得乎左者以通天下之故而不泥執其  
所會所歸之中以爲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爲



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爲皇建  
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  
賢爲翕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  
之爲類雖九然克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在於思  
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九厥庶民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爲  
天下王何也曰者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  
旣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爲常是以爲順于帝  
其順而已人君之於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

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  
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  
王者尊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  
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  
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  
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者以明上之所以  
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  
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疆弗友  
剛克爰友柔克何也正直者常德也剛克者剛勝也  
柔克者柔勝也平康正直疆弗友剛克爰友柔克者



所遇之變殊故所又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  
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何也人之為德高亢明爽者本  
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  
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  
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凡此者以治已  
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所作福作威王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  
側頗僻民用僭忒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作威  
者剛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卒曰臣之有作福  
作威王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是以知惟辟作  
福作威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者正直之所有  
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  
箕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為九矣人君  
於五事思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  
不允於皇極所遵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  
好作惡淫朋比德之事人臣雖有小人之桀者未有  
能蔽其上而作福作威王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  
王食者必窺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  
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



之所有作威剛克之所有惟辟作福作威王食正直  
 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柔克臣而作威則僭君  
 之剛克臣而作福作威王食則為側頗僻無所不僭  
 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杜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  
 有邪臣不得萌其僭者則在於五事脩皇極建而已  
 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廼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  
 曰驛曰克曰貞曰晦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  
 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知卜筮  
 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兩霽蒙驛克之五  
 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之二卦所以筮所

謂凡七者也巳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  
 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  
 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  
 謀及乃心揆諸巳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質諸人也  
 謀及龜筮參謀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  
 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  
 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何也  
 從於心而人神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  
 強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  
 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



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  
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  
作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凡謀  
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  
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  
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為吉又  
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  
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諸神明  
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

誠之至謹之盡也八庶徵曰兩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蕪一極備凶一極  
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晷時燠若  
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  
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  
曰兩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  
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  
謂各以其序也五者無不至無不時則至於庶草莫  
不蕃蕪言陰陽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  
則為沴所謂一極備凶也有所不至亦為沴所謂一



極無凶也於五事貌足以作肅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順之言足以作乂則時暘順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視足以作哲則時燠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聽足以作謀則時寒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其咎蒙則常風順之凡言時者皆休之證凡言常者皆咎之證也五事之當否在於此而五證之休咎應於彼爲人君者所以不敢不念而考已之得失於天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旣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何也此章之所言者皆念用庶證也休咎之證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證也王計一歲之證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證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證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責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歲月三者之時無易言各順其任則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日月歲三者之時旣易言各違其任則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也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  
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何也  
言星之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則有常度有常度者  
不妄從則星不得作其好如民之好不同而王與卿  
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從則民不能  
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  
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此者以庶  
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  
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得失  
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  
休證之所集也已之所致者民失其性則咎證之所  
集也故省民者廼所以自省也其反復如此者所以  
畏天變盡人事也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  
則知此章之所言非念用庶證則不言也不知王與  
卿士師尹之所省者如此則於念用庶證無所當而  
於言為贅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  
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  
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  
也民能保極則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  
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汝極故攸好德無不得其死者



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有戕其生理者故凶短折不康故疾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汝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極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畏福言攸好德則致民於善可知也極言惡弱則致民於不善可知也視此以嚮畏者人君之事也未有攸好德而非可貴者也未有惡弱而非可賤者也故攸好

德則錫之福謂貴之所以勸天下之人使協于中固已見之皇極矣於皇極言之者固所以勉人於福極不言之者攸好德與惡弱之在乎民則考吾之得失者盡矣貴賤非考吾之得失者也人君之於五行始之以五事修其性於已次之以八政推其用於人次之以五紀協其時於事次之以皇極謹其常以應天下之故而率天下之民次之以三德治其中不中以適天下之變次之以稽疑以審其吉凶於人神次之以庶證以考其得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白



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  
於六極皆以順五行則五行之用可知也虞書於六  
府言脩則箕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  
虞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箕子於五行次之以五  
事而下是也虞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  
箕子於九疇言庶證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  
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  
疇之所以爲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日三日延和殿伏蒙面

諭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蚤夜一  
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矧臣之鄙豈能  
擬議髣髴將無以使列聖巍巍之偉跡焜燿昭徹布  
在方冊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原大推功必  
始於受命之君以明王迹之所自故商頌所紀繇湯  
上至於契周詩生民清廟本於后稷文王宋興太祖  
開建鴻業更立三材爲帝者首陛下所以命臣顯揚  
褒大之意固以謂太祖雄材大畧千載以來特起之  
主國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宜明白暴見以覺悟萬世  
傳之無窮臣竊考舊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揆



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塵臣內  
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  
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滿足陛下仁孝繼  
述之心仰負恩待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  
世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  
去紕繆存其可采繫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爲國史書  
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萬  
幸臣未敢請對謹具狀以所論著隨狀上進以聞伏  
候勅旨

太祖皇帝總叙

蓋唐之敝自天寶已後紀綱寢壞不能自振以至於  
失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  
危亡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  
當是時天地五行人事之理反易繆亂不同夷狄者  
亡幾耳太祖爲天下所戴踐尊位以生民爲任故勸  
農桑薄賦歛緩刑罰除舊政之不便民者詔令勉覈  
相屬推其心無一日不在百姓也知方鎮之病民也  
故設通判之員使歛以繩墨憂吏民之不良也故數  
使在位舉其所知患吏或受賂或不奉法也故罪至  
死徒一無所貸原其意蓋以謂遭世大衰不如是吏



不知禁不能救民於焚溺之中也征伐既下諸國必先已逋欠滌煩苛調乏絕雪寃滯惠農民拔人材申命郡邑反復不倦或遇水旱輒蔬食請禱欲移災於已其群臣有恩舊有勞能待之各盡其分以位貴之以財富之有男使尚主有女使嫁宗室其予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讎不廢不可用雖光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縱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能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廼爲之置市邊邑使兩利有所乏少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必其罪暴著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秩祿及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擁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旣覆滅契丹寢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拔用材武護西北邊寵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遣戍卒戒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謂曰進軍政嚴此必犯進法送進使殺之關市租賦諸將得恣用不問出入以其故士附闔者盡力謀者盡情邊臣可委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巡檢使衆不過三五百人蓋任專則勢便位



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亦多術矣總其所長  
能兼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振新集之衆屈憑陵之虜  
也蓋太祖薦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  
之材仁心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  
守之以勤儉恭慎虚心納諫鑒於粵蜀以奢侈爲戒  
思天下之重不復遊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循  
故典收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  
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勸諸將以學曰欲使之知治道  
也無覆夷夏從容以德江南平覽捷書而泣曰師征  
不義而顧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波于

之地却而不受錢俶來朝復歸之越契丹願聽盟約  
逡巡退抑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連數十城之鎮割其  
故地以小其力易動難畜之兵斂置懷服以消其難  
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綴禮樂明考課雖守內初輯然  
庶政大体彌綸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爲法  
民於是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各還其職  
鳥獸草木亦莫不遂前世舊區備將相處腹心瓜牙  
之任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素委質天下廣都通  
邑無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從召  
之不至者尚數十皆束梃來庭代易奔走如水湊下



南豐文集 卷之十一 十五  
粵蜀吳楚歐閩之君分天下爲八九曰帝與王傳子  
及孫更數十歲者編名囚虜並聚闕下四海之內混  
齊爲一海東之國高麗極南交趾西戎吐蕃回紇北  
狄契丹皆請吏奉貢天地所養通途之屬莫不內附  
當是時更立天下與民爲始天地五行人事之理亂  
而復正蓋太祖之於受命非如前世之君圖衆以智  
啗柄以力其處心積慮非一夕一日在於取天下也  
其在天者曆數在人者群臣萬民三軍之士不歸周  
歸太祖未有知其所以然者所謂天也及其傳天下  
也舍子屬弟是則太祖之受天下與舜受之堯禹受

之舜其揆一也其傳天下與堯傳之舜舜傳之禹其  
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與人而已非其心未  
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不世出之主與  
漢高祖同蓋太祖爲人有大度意豁如也知人善任  
使與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  
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二世之末  
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旣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  
後常可行漢祖粗定海內而已不及一太祖立折杖  
法脫民榜笞死梏定著常刑一本寬太漢祖雖約法  
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



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間  
諸將夷滅其家不及三太祖削大弱疆藩臣遵職漢  
祖封國過制反者更起累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  
必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  
及漢祖非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物  
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  
不用兵契丹自附漢祖折厄白登身僅免禍不及八  
太祖後宮二百問願歸者復去四之一漢祖溷於枉  
席女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太計以屬天下漢祖  
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及其大

者如此是自三代已來撥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  
代盛矣然禹之孫大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  
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繇漢以下變故之密蓋  
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  
聖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  
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  
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  
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執蓋  
唐天寶十四年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  
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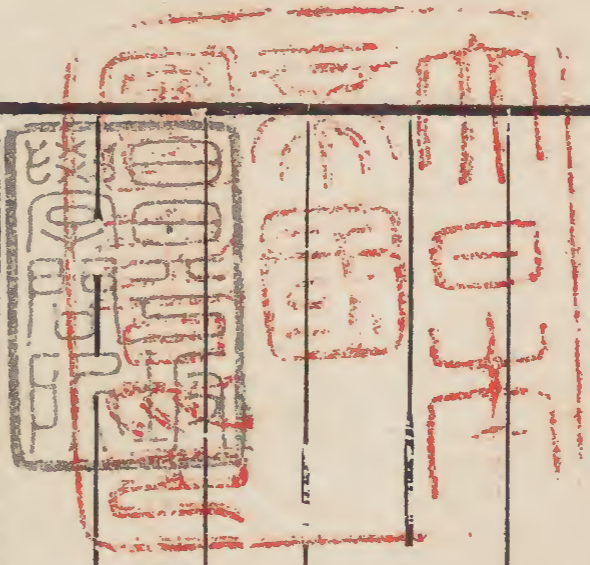


西豐集

卷之十

七

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  
其所以盛也本原事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元豐類彙卷之十



